

革新、革新、再革新…畢卡索的藝術革命(二)

文／桃園東南社 PDG Soho 前總監林千鈴
蘇荷美術教育體系創辦人

不像大多的藝術家，只擅長某一種單項的創作表現手法；有的擅於平面的油畫、版畫，有的擅於立體的陶藝、或雕塑。在藝術寬廣的領域裡，一個人能有一項專長就足以傲人，但是，畢卡索樣樣都涉獵，樣樣都有驚人的創新見解，打破藝術家種種的框架與侷限。

畢卡索驚人的創造力，不只是展現在繪畫方面，他也透過簡化與轉化，開創了獨一無二的造形革命。他還繼續沿用這樣的觀念，在設計、雕塑、多元媒材、靜物寫生的表現上，同樣大刀闊斧地展開前所未有的革新，開展藝術表現全新的領域。

前所未有的雕塑手法

在畢卡索之前的雕塑家們，都是藉由雕塑來歌頌偉大的宗教或政治人物，而且作品比人的身形還要高大，放在空間裡，讓看的人產生崇高景仰的心情，但是畢卡索卻有全然不同的見解。

推翻過去雕塑老舊的概念，畢卡索運用以前從來沒有人用過的手法與材料，為藝術史上的雕塑定義帶來全然不同的面貌。他雕塑的材料捨棄昂貴的大理石、青銅，反而從生活中的廢棄物取材，高超地做到了形式轉換的可能。



(圖一)「狒狒和她的孩子」1951



(圖二)「公牛頭像」1942

作品「狒狒和她的孩子」(圖一)，狒狒的臉是畢卡索用兒子的兩台玩具車組合而成的——一台直立著，另一台是倒立的，狒狒的耳朵是茶杯的手把，牠圓渾的腹部是甕的瓶身，肩膀是甕的手把，尾巴是車子的彈簧。

圖二「公牛頭像」是畢卡索最鍾愛的雕塑作品，巧妙的用腳踏車的手把當牛角，座墊當牛頭，煥發的想像力令人驚奇。

不起眼的材料也可以上畫布



(圖三)「桌上的瓶子」，酒杯，與報紙，約 1912

畢卡索改革藝術的雄心壯志不僅僅在雕塑做創新，也在繪畫的材料上做革命。長久以來，西方的繪畫大多用顏料與畫布完成，材料是非常受到限制的，而且一般民眾也認為只有經由藝術家一筆一劃，精雕細琢的在畫布上親手畫出來才是好的創作。觀察到了這樣繪畫上的侷限，畢卡索做了當時的畫家們沒有做過的事：他放了不可思議的材料到畫布上：椅墊、繩子、沙、報紙、樂譜和壁紙，這些大量以機器製造的物品，竟然都成為了畫面上的一部份。他對於報紙的運用，更是淋漓盡致。他運用文字的意涵，例如在畫面的空瓶上，貼上英文拼音類似「尿壺」的文字（圖三），

或者垂直的擺放文字，放在空瓶上，看起來像是瓶中的啤酒不斷的往上冒泡泡。或者他裁切了報紙上的方格與文字的某個區塊，當作是畫面上的瓶子包裝設計（圖四）。有時他在畫面上，用比較深色的報紙，暗示是畫面上背景的空間位置。像這樣的繪畫手法，直接把廉價的現成物品放到畫布上，在當時，是非常大的概念革命。



(圖四)「水瓶」、玻璃杯、報紙、與小提琴，約 1912

特徵重組的靜物寫生

除了在材料上的突破，畢卡索也做了靜物寫生的手法突破。傳統畫家以水果、杯盤、書本等物品擺放在桌面上，靜物寫生的目標，只是為了逼真寫實展現在畫面上，這種傳統的寫生手法，除了寫實的技巧，缺乏了想像與變化。

畢卡索以強大的企圖心跨越了僵化的繪畫模式，他先聰明地以眼睛選擇判斷，找出物品的特徵，例如小提



(圖五)「掛在牆上的小提琴」1913



(圖六)「吉他」約 1913

琴的特徵是琴頭、琴弦、弦栓、琴身、還有它的f字孔，找出特徵之後，再重新在畫面上做構圖的編排（圖五）（圖六）。簡約的螺旋狀線條代表琴頭，四條短線代表琴弦，兩個連接的圓弧線暗示是琴身，用這些簡單的特徵元素，畢卡索找出了靜物寫生千變萬化、重新組合的可能。

人物造形的再創新



（圖七）「吉他手與樂譜」
1913



（圖八）「叼著煙斗的學生」1913-1914

「樂師」一直是畢卡索喜歡描寫的主題，他截取了吉他與人類的共用特徵。就像畫面上吉他的琴身，被畢卡索拿來當作人物的耳朵；吉他的絃，被轉化成了人物的鼻子。（圖七）（圖八）

用剪貼的方式，以色紙、報紙、樂譜、壁紙這些紙材做實驗，也帶給了畢卡索對於人物造形的新啟示。在三樂師這幅畫中（圖九），他將三個人物都以扁平如紙張的方式畫下來，中間穿著菱形小丑服飾的人物是畢卡索，左右兩邊坐著的是他的藝術家朋友，各自彈奏著樂器，或者手握著樂譜。



（圖九）「三樂師」1921

三位樂師的身後，還坐著一隻狗，還有狗的影子，這樣將不同的人物主題，多元的色彩，不同材料的可能性都集合起來，經由同一幅作品來表現的繪畫風格，在藝術上被稱為綜合立體派。

畢卡索一次又一次的自我挑戰，目的都是為了突破傳統的侷限模式，畢卡索為現代藝術思潮帶來決定性的影響與改變，他的多變風格與勇於革新的實驗精神，開啟了年輕藝術家們創作的視野，也為他在藝術史中奠定了無人可取代的地位。

本文圖片僅提供教學使用，請勿轉載